

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的疑问成分“做么”^{*}

王 晓 梅

提 要 本文以表示疑问的“做么”为例谈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语法结构的形成及其规范问题。文章结合“做么”在马来西亚华语口语小型语料库中的有关用例,讨论了它的用法和语法意义,并进一步探讨其来源;基于普遍性和系统性的原则,提出应该将“做么”纳入马来西亚华语语法体系。

关键词 “做么” 马来西亚华语 语法规范

○ 引 言

近年来,海外华语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,先后展开了全球华语词汇的研究、全球华语语法的研究等。前者以《全球华语词典》(李宇明主编 2010)的出版为主要成果,后者则以中国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“全球华语语法研究”课题为标志。这两项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将马来西亚纳入其中,这说明在全球华语的视野下,马来西亚华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华语变体(郭熙 2010)。就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来看,词汇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果,具体评述可见邱克威(2012),然而,语法方面似乎乏善可陈。不过,与马来西亚华语有高度相似性的新加坡华语在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(陆俭明、张楚浩、钱萍 2002)可以为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。

周清海(2002)指出,新加坡华语“是在没有现代汉语口语的基础上推广”的,保留了一些近代汉语的成分,又受到英语和汉语方言的影响,这些情况也同样适用于马来西亚华语。所不同的是,马来西亚华语所处的语言环境更加复杂,外语的影响包括马来语和淡米尔语的影响,汉语方言的情况也更加复杂,既有闽南方言的影响,又有粤方言、客家方言等方言的影响(汪惠迪 2009)。这些影响在词汇上体现得比较明显,在语法方面也能找到一些痕迹。例如,杨迎楹(2014)认为马来西亚华语中“动词+到+补语”的结构(例如“湿到完”)是受到了闽南方言的影响。马来西亚华语是在与多种语言、汉语方言的深度接触中形成的,如果从 20 世纪 20 年代华语开始引入小学教育算起,至今也有将近 100 年的历史了。在描写马来西亚华语语法全貌之前,细部的语法事实的描写是起步,也是至关重要的。本文的立足点便是选取一个语法点,即表示疑问的成分“做么”,来考察马来西亚华语口语语法的特点以及与普通话的区别。

^{*}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全球华语语法研究”(编号:11&·ZD128)。郭熙教授、赵敏博士对本文初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,在此表示感谢。

下文首先介绍语料的来源以及“做么”的语音特点、语义内容及使用规律,之后再与普通话中的疑问成分“做什么”“为什么”以及方言中的相似结构做比较,考察“做么”形成的机制。最后谈谈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的规范问题。

一 研究材料及研究问题

本文所用的语料有四个来源:3段大学生的日常谈话,时长25分钟;28段电台One FM的直播节目《One FM 搵到你》,时长75分钟,共计100分钟,共转写29019字(杨思慧2014);马来西亚本土影片《大日子》部分对白(莫诗宁2011);马来西亚本土漫画《平旦漫画》,共10册(谢欣怡2009)。其中的日常谈话部分是自行录音,电台节目取自电台网站,节目性质是主持人与听众之间的互动节目,主题是“整人”,即主持人以各种假身份捉弄听众。语料库所涉及的说话人都是马来西亚华人,年龄层大概是20~30岁。虽然电台设在吉隆坡,但是参与节目的听众来自全马各地。所有对话以华语为主,由于是在随兴状态下说出,因此可界定为马来西亚华语口语,而且有时会出现语码混用的现象(杨思慧2014)。《大日子》是马来西亚拍摄的华语电影,有浓郁的本土特色,在语言使用上更是体现了多语(马来语、英语、华语)混用、多种汉语方言(闽南方言与粤方言)混用的情况。《平旦漫画》是马来西亚漫画家王德志的系列校园漫画,创作题材以中小学校园生活为主,所用语言也真实反映实际的语言使用情况,有大量的口语化的词汇和语法现象,本文共收集其中10册的语料。这10册分别为《减轻考试压力的200个够力秘诀》《疯狂校园》《疯狂校园2》《疯狂校园3》《废仔大出击》《我和我的爱》《天方夜谭》《快乐 WALAU200招》《超废事件106》《搞笑之王》。

本文所使用的所有例句都来自上述四方面语料,共计80例。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例句的分析,探讨“做么”的主要语法意义和使用规律,进而考察其与普通话“做什么、为什么”的异同、与闽、粤、客方言中类似结构的关系,理清其来源。

二 疑问成分“做么”的使用情况

2.1 “做么”的主要语法意义

“做么”在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经常出现,已经成为一个凝固的结构,通常用于疑问句,表示疑问,其中“么”读成去声,形成两个去声连读的结构。具体的用法见以下例句:

- (1) 厨房做么不好?
- (2) 做么会有这样的人的?
- (3) 做么笑到这样尴尬?

以上例句中的“做么”都出现在主要谓语成分的前面,形成连谓结构,用来询问原因,都能被“为什么”“做什么”替换。“做么”也可以置于句尾,询问原因:

- (4) 你自己关回去做么?

例(4)里的“做么”同样也可用“做什么”“为什么”替换。朱德熙先生(1982:90)在谈到“做什么”的用法时,也指出“做什么”可以后置,例如“你大惊小怪的做什么”。除此之外,“做么”后置还可以询问目的,例句如下:

- (5) 我偷你的咖啡豆来做么?

“做么”表示目的时可用“做什么”来替换,但是不能用“为什么”。正如吕叔湘、江蓝生(1985)所说,“做什么”原来的用法是问目的,出现在主要动词之后,而“为什么”主要问原因,出

现在主要动词之前。

我们在语料库中发现“做么”与“做什么”有一些不同的用法。“做么”可以单独使用,或者与语气词“叻”连用,询问目的或原因,而且经常用作应答语,例句如下:

(6)A. Hello!

B. Hello,啊,做么?

(7)A. 公园不能带的啦,太远了……

B. 做么叻?

语料库的第二部分是电台主持人与听众的互动录音,因此出现大量的电话应答语,“做么”往往是听众接到DJ电话后最常使用的应答语,询问对方的目的,如例(6)。“做么”单独使用也可以询问原因,如例(7),这时可以用“为什么”替换。“做什么”并没有此种用法。

其次,“做么”可以用在主语之前,表示原因,具体情况见以下例句:

(8)做么你会想到要去住 USM(理科大学)的?

(9)做么你现在要 through(通过)另一个老板叻?

以上例句中的“做么”都可用“为什么”来替换,而不能用“做什么”来替代。朱德熙先生(1982:90)在谈到“为什么”时也指出它可以放在主语的前边,例如“为什么你不去”,而“做什么”却没有这个用法。吕叔湘和江蓝生(1985)也指出“做什么”没有位置在主语前的例子。

综合以上的分析,“做么”的用法和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:a. 用在连谓结构的前项,询问原因;b. 用在连谓结构后项,询问目的或原因;c. 可单独使用,询问原因或目的;d. 可用于主语之前询问原因。

2.2 “做么”的实用与虚用

马来西亚华语“做么”的主要疑问成分是疑问代词“么”,而动词“做”的基本意义是“干,进行工作或活动”(《新华词典》)。如上文所述,“做么”的主要语法意义是询问原因或目的,整体意义既有比较实的用法,也有比较虚的用法,这一节我们结合具体用例来分析二者与其语法意义之间的关系。

首先来看“做”的动词意义比较实在的用法。

(10)老师!你做么!(《快乐 WALAU200 招》,第5页)

(11)都做完了!呆在里面,都不懂做么!(《减轻考试压力的200个够力秘诀》,第48页)

(12)做么你?(《快乐 WALAU200 招》,第45页)

以上例句中的“做么”都有具体的意义,即“干什么、做什么”,都可以被“干嘛”“做什么”替代,询问具体在进行的事情。例(10)中“做么”充当主要谓语成分,例(11)中“做么”充当动词“懂”的宾语,例(12)中“做么”置于动作实施者“你”的前面,形成倒装结构。这些句子中的“做么”都不表原因,而与表目的比较接近。

其次再来看“做”的动词意义比较虚灵的用法。

(13)你做么在这里?(《大日子》)

(14)做么这样?(《大日子》)

(15)做么学校做的事越来越无聊?(《减轻考试压力的200个够力秘诀》,第47页)

(16)做么开我的书包?(《疯狂校园3》,第41页)

这些句子中的“做么”意义都比较虚灵,都可以被“为什么”替换,询问原因。它出现的句法

位置多样,可以放在主语与谓语之间(例(13)),也可以放在句首,主语之前(例(15)),或者直接放在谓语之前(例(14)(16))。“做么”之后的成分类别很多,可以是代词(例(14)),也可以是动宾结构(例(16))或者其他动词性结构。我们在语料中还发现“做么”与“鬼”结合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表达结构“做么鬼”,这似乎是受到粤方言“做乜鬼”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表达方式,其意义可以是比较实的(例(17)),也可以是比较虚的(例(18))。

(17)喂! 你在做么鬼!! (《减轻考试压力的 200 个够力秘诀》,第 9 页)

(18)都不知道做么鬼? (《疯狂校园 3》,第 49 页)

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,“做么”在句子中询问原因时通常意义比较虚,动词“做”基本失去了原本的动词义。而且在我们的语料库中,“做么”虚用的例子占多数,实用的例子仅占少数。

2.3 “做么”与“做什么”“为什么”的用法比较

根据以上的分析,马来西亚华语中的“做么”与普通话中的“做什么”“为什么”在用法和意义上同中有异。表一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异同。

表一 “做么、做什么、为什么”之比较

	询问原因	询问目的	动词之前	动词之后	单 用		主语之前
					原因	目的	
做么	+	+	+	+	+	+	+
做什么	+	+	+	+	-	+	-
为什么	+	-	+	-	+	-	+

“做么”与“为什么”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通常不能询问目的,而且在正常的语序中不出现主要动词之后,单用时主要表原因,而不能询问目的;二者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能用在动词和主语之前询问原因,单用时或者与语气词连用时也可询问原因。“做么”与“做什么”的相似度较高,它们既可以询问原因,也可以询问目的,而且都能用在主要动词的前后,单用时都可表目的;它们的区别在于“做什么”单用时通常不询问原因,而且通常不出现于主语之前(朱德熙 1982,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)。

三 “做么”的来源

“做么”是马来西亚华语表示疑问的用语,未见于普通话和新加坡华语。那么,这个说法的来源是什么?它是如何形成的呢?我们基于语料库的例句和方言的材料来做一下推论和分析。

3.1 “做么”与“做什么”

普通话里最接近“做么”的表达形式为“做什么”,上文已经将它们进行了比较,二者都可询问目的或原因,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相替换。而且我们在语料库中也发现了二者替换的用法:

(19)我偷你的咖啡豆来做么?

(20)我偷你的咖啡豆来做什么?

同一个说话人在表达同样的内容时,前后使用了不同的疑问形式,他先用了“做么”,然后又使用了“做什么”,二者在语义和表达效果上没有太大的区别。从形式上来看,“做么”是“做什么”的缩略形式。我们在语料库中一共发现了 6 例“做什么”,与 80 例“做么”相比,显然属于

少数。这说明“做什么”在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并不常见,而“做么”是主流用法。

“做什么”(“作什么”“作什摩”“作甚么”等)询问目的的用法很早以前就出现了,南唐时的《祖堂集》中就有用例,“何不问自家意旨,问他意旨作什摩”(转引自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:138)。而且在宋元时期“做什么”常常说成“则甚、则么”,位于主要动词之后问目的,例如《西厢记》中“烦恼则么耶,唐三藏?”(转引自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:140)。可见,“做什么”双音化在中古时期就已经出现了。下面我们进一步对比方言中的类似结构,以推导马来西亚华语中“做么”的形成过程。

3.2 方言中的类似结构

3.2.1 北方方言

“做么”是双音节结构,在表达上具有简洁、直接的特点,如前文所示,第二个音节读为去声,形成去声连读的结构。普通话和某些北方方言中有一个类似的结构,即“干嘛”(干吗、干麻),“嘛”读为阳平,可以放在主要动词之前或之后询问原因或者目的,例如:

(21)你干嘛打他?

(22)你来这里干嘛?

赵元任(2001:289)在《北京口语语法》中提到“干麻”可以做连动式的第一部分,等于“为什么”,而且“在某些方言里(如天津),‘麻’是‘什么’的缩略形式”。而它出现在动词之后时与“做什么”意思相同(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:140)。

山东泰安方言中也有一个相似的结构,即“干么”,“么”为阳平,同样可以询问原因或目的,例如:

(23)你干么打他?

(24)你想干么?

很显然,这里的“么”是“什么”的省略。在泰安方言中,“么”甚至可以独立成词,与不同的成分搭配,例如:

(25)这是么啊?(这是什么东西啊?)

(26)好么/孬么(好东西/不好的东西)

“干嘛”是比较近期出现的表达方式,动词“干”与“做”基本是同义字。而“嘛”和“么”则是疑问代词“什么”从中古时期的“甚物”“是物”到方言中发展的结果(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)。南方诸方言中则发展为“乜嘢”等,但是主要动词仍然是“做”。北方方言形成的“干嘛”在口语中大量使用,双音化的结构比“做什么”更加简洁。如果说“双音化”是推动“做什么”演变为“干嘛”的动力,那么马来西亚华语中的“做么”似乎就比较容易解释了。不过如前文所述,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一样,从一开始就缺乏华语口语的基础,马来西亚华语的发展必须审视它所处的语言环境,尤其是汉语方言环境。

3.2.2 南方方言

马来西亚的主要方言都来自汉语南方方言,其中闽、粤、客是三大方言,早期闽方言(尤其是闽南方言)的影响很大,近期粤方言的势力则越来越大。这三大方言中都有与“做么”类似的结构(表二)。这些结构的主要动词相同,都是“做”,音节数量也相同,都是双音节或三音节,语义与“做么”也很接近,都可问原因或目的。陈晓锦(2003)在调查马来西亚的方言时也记录了它们的疑问代词,我们发现以“做”构成的疑问成分在闽、粤、客方言中呈规律的分布。

表二 粤、客、闽方言中与“做么”类似的疑问成分

	粤方言(广东话)	客方言(客家话)	闽南方言(福建话)	潮州话
问事物的疑问代词	乜嘢	脉介	什物	乜个
问目的、原因的疑问结构	做乜 做乜嘢	做介 做脉介	做物 做什物	做呢 做呢物
例 句	做乜唔畀个女去留学?(干嘛不让女儿去留学?)	你做脉介唔听大人话?(你为什么不听大人话?)	汝□[nā ²⁴]做物?你(正)在做什么?	做呢你昨暝无来?(你昨晚为什么没来?)

(资料来源:部分根据陈晓锦(2003)整理而来)

这些汉语方言中询问目的和原因的结构都由“做”和问事物的疑问代词构成,排列十分整齐。而且双音的疑问代词都有缩略的形式,其中闽南方言的说法较古,“什物”的“什”由“是”演变而来,而“物”中古时期的读音为[muat],到了唐宋之际元音发生了变化,读为[mua],与“麼(么)”同音(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:130)。马来西亚的福建话(闽南方言)早期在马六甲、槟城的影响颇大,人口数量也最多,因此其在马来西亚华语形成的过程中有可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询问原因和目的的“做物”在语音上与“做么”有对应的关系,因此“做么”受闽南方言影响的可能性很高。但是另一方面 20 世纪开始粤方言在吉隆坡一带的影响力扩大,这正是马来西亚华语开始形成的时期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马来西亚华语吸收了不少粤方言的词汇(汪惠迪 2009),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的一些语法结构,例如“我走先”,也源自粤方言,粤方言中的句尾语气词也进入了华语(刘信汶 2012)。粤方言中的“乜”为“乜嘢”的缩略形式,而“乜”为人声字[mət],读音与口语中“做么”的“么”比较接近。因此,也不能排除“做么”是受到粤方言“做乜”影响而产生的。闽南方言和粤方言都可能是影响“做么”产生的源头,关键点是确定马来西亚华语中“做么”产生的时间,而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资料,尤其是口语资料。

3.3 “做么”与“怎么”

值得注意的是,“做么”并不是一个新词,它早在南唐时就已经大量使用,《祖堂集》中便有很多用例(转引自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,下同):

(27)僧便问:“作摩是文殊剑?”(《祖堂集》卷 11,第 215 页)

(28)是你诸人患颠那作摩?(《祖堂集》卷 16,第 310 页)

吕叔湘、江蓝生(1985:309)认为“作麼(作么)”或“作摩(作么)”中的“麼/摩(么)”就是“什麼(什么)”的“麼(么)”。“作么”和“作什么”在宋代《景德传灯录》中交叉使用:

(29)大悲菩萨用如许多手眼作什么?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 8,第 7 页)

(30)大悲用千手眼作么?(《景德传灯录》卷 7,第 4 页)

由此,吕叔湘和江蓝生认为“怎么原来就是作么,作么就是作什么”(第 310 页),因此“怎么”的一部分用法(询问原因和目的)与“作什么”相同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怎么”用在动词前时有两个位置,它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后,也可以在主语之前。

(31)你怎么大雨里跑了来?(《红楼梦》第 30 回,第 14 页)

(32)怪咧,怎么他又出来了?(《儿女英雄传》第 6 回,第 14 页)

以上两句中的“怎么”都是询问原因,其用法与马来西亚华语中的“做么”相同,尤其是都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。那么,“做么”有没有可能是历史上的“作摩”的复现呢?我们认为,马来西

亚华语中的“做么”应该更可能是仿造闽粤方言中的同质结构而产生的,闽方言中的“做物”是一个比较古的表达方式,而早期闽南方言的说法是“做乜”(李如龙 2007),在长期深入的语言(方言)接触下,“做么”得以产生,而且几乎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“作摩”同形。

四 从“做么”看马来西亚华语的语法规范问题

上文分析了“做么”的用法以及来源,比较明确的结论是“做么”的用法不完全等同于普通话中的“做什么”。它除了可以做连谓结构的前项外,还可以后置,也可以出现在主语的前面,有时可以单独使用。另外,它的读音形式已经比较固定,表达效果简洁,使用率很高。那么,它是否能为规范的马来西亚华语所接受呢?

陆俭明等(2002:130~132)在谈到新加坡华语的规范时,提出两条原则:(1)普遍性原则,即某一成分是否为言语社区的成员所普遍接受,如果是,则可考虑吸收,否则不可吸收;(2)系统性原则,即某个成分如果吸收到华语会不会破坏华语的系统性,如果是,则不吸收,如果不是,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,那么就可以吸收。二者之中,“普遍性是首要的,系统性最终要服从于普遍性”(第132页)。若以这两条原则来审视“做么”,那么它既符合普遍性原则,也符合系统性原则。首先,这个表达形式在马来西亚的使用比较普遍,虽然我们所使用的口语语料库规模不大,但是“做么”出现了80次,远远超过了“做什么”。这说明,马来西亚华语口语更接受“做么”的说法。这是我们所掌握的语言事实,而语言规范的工作应该立足于语言事实(邱克威 2012)。其次,“做么”的结构与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中的表达形式类似,并未打破系统性的要求,符合汉语表达形式的结构,因此也符合系统性的要求。基于以上两点,我们认为“做么”可以为马来西亚华语所接受,可以作为“做什么”的变异形式。

我们赞同陆俭明(2002)的观点,以普遍性和系统性作为规范的标准。因此,诸如“做么”这一类的语法结构,只要为马来西亚华语社区的成员所接受,并且不违反汉语结构的系统性,就可考虑纳入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的体系。马来西亚华语处于马来语和英语两种外语及汉语的闽、粤、客等三种方言的“包围”之中,其词汇、语法、语音、语用等必定呈现与其他地区华语不同的特点(王晓梅 2012)。

五 结语

本文基于马来西亚华语小型口语语料库,考察了“做么”的分布与语法意义,并探讨了其来源。虽然“做么”的用法与“做什么”不完全相同,但是“做么”很可能是从“做什么”省略而来,其双音节的结构形式有可能是模仿闽粤方言而来。“做”的动词意义可实可虚,与“么”形成一个固化结构,非常有表现力。

马来西亚华语语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,对于语言事实的描写非常重要。新马华语同时处于多种语言、多种汉语方言的影响之下,应该研究新马华语因语言接触带来的语言变异,而这类研究也许会走在中国学者的前面。马来西亚华语中还有许多语法现象尚未分析,本文希望抛砖引玉,引起海外华语研究者的注意,推进海外华语语法的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郭 熙 2010 《华语规划论略》,载唐威杰、谢川成主编《敞开语言的窗口——华语的使用现象(规划与编纂)》,吉隆坡:联营出版有限公司。

- 李如龙 2007 《闽南方言语法研究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。
- 李宇明主编 2010 《全球华语词典》。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刘信汶 2012 《马来西亚华语句末语气词初探》，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院中文专业毕业论文。
- 陆俭明、张楚浩、钱萍 2002 《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》，载周清海编著《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》，新加坡：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。
- 吕叔湘、江蓝生 1985 《近代汉语语法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莫诗宁 2011 《〈大日子〉语言转换现象的分析》，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院中文专业毕业论文。
- 邱克威 2012 《论“华语”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》，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》第15期。
- 汪惠迪 2009 《马来西亚华语规范方略》，载庄晓龄、王晓梅主编《敲开语言的窗口——华语的使用现象（情况与调查）》，吉隆坡：联营出版有限公司。
- 王晓梅 2012 《马来西亚华社语言规划之管见》，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》第15期。
- 谢欣怡 2009 《从〈平坦漫画〉语言风格浅析马来西亚华语》，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院中文专业毕业论文。
- 杨思慧 2014 《马来西亚华语口语的语码转换现象》，马来亚大学语言暨语言学院中文专业毕业论文。
- 杨迎楹 2014 《闽南话“遽”与马来西亚华语“到”的联系》，《学文》第5期。
- 赵元任 2001 《汉语口语语法》（吕叔湘译）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- 周清海 2002 《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》，载周清海编著《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》，新加坡：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。
- 朱德熙 1982 《语法讲义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。

（王晓梅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）

全国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征稿

为继续推进现代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，全国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拟于2016年12月上旬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。会议主题为：

- (1) 现代汉语课程教材、教法及教学资源建设研究；
- (2) 现代汉语实践教学研究；
- (3) 现代汉语精品课程建设研究；
- (4) 现代汉语教学与语言规范问题研究；
- (5) 语言学理论发展与现代汉语教学研究；
- (6) 其他与汉语教学相关的问题研究。

有意报告论文的学者请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500字左右的论文提要(word文档)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会议联系人邮箱。

联系人：樊中元。联系地址：541004 广西桂林育才路15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。联系电话：13077688016。电子邮箱：fyw0626@163.com。

（全国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秘书处、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）